

国家图书馆和我父亲阮章竞的渊源是在1954年,那时我刚上幼儿园。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向中国作家协会征集作家手稿,父亲用一封挂号信把《漳河水》手稿寄到了天津街老馆。我是在2012年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时,在国图展柜里看到这个信封的。熟悉的毛笔字迹触动了我,当时陈洪彦说:“信封也是文献的一部分呀。”这话令人感动。

父亲13岁就做了油漆店学徒,一辈子保持着对手工劳作的兴趣。《漳河水》手稿是他用纸捻折页装订的。他留下的手稿常常是要手工装订,这是他完成创作后的一种享受。他用纸捻、棉线、毛线装订书,当然也有用书钉的时候。《漳河水》手稿里有毛边纸稿纸,也有宣纸稿纸,黄中夹白深深浅浅的,一看就是多次修改抄补后的稿子。手稿第一页小序下面钤的馆藏章也是“北京图书馆藏”,看上去就有历史感。

我1980年错过恢复高考的机会,上了人民大学的函授学院,同班同学中有现今在国图善本部的古籍鉴定专家赵前。父亲去世后的2001年,我们兄妹把他老人家的藏书和一部分绘画作品、全部的篆刻作品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捐后总觉得有些遗憾,想着能留下一份印谱才好。赵前说:“我帮你找大内高手啊。”他找到善本部金石组的副组长贾双喜。父亲治印不单刻印面,还把印章的侧面当记事本用,刻了许多边款。有一块大石章“十三岁火头军”,印床都放不下,他就刻了顶款。我把印章从文学馆库里借出来,送到善本部,交给贾老师。他拓成的“珠江印存”宣纸折页,折页朱印墨款,古朴规整,错落有致,我拿到时真是无比兴奋,这可是国家级的手拓本。2009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阮章竞绘画篆刻选》,用的就是贾老师的拓本。

最近十几年,我怀着一份孺慕之情,一直在努力整理父亲的遗稿。其中有一份是父亲1981年1月在北京作家协会对诗歌组和民间文学研究组专题谈《漳河水》创作的手稿。我想《漳河水》诗稿已在国图,这篇创作谈理应与诗稿相伴。国图派当时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李小文接受了这个手稿。她将手稿全文刊登在国图出版的《文津流觞》2002年总第五期上,替我完成了父亲的一个遗愿。父亲在样刊上曾批注道:“《文艺研究》发表时因安排



## 手稿里的历史

——阮章竞手稿与国家图书馆和中华书局的渊源

□阮援朝

不下,做了删改。我看过,但时间只有半天,就要排版,最后一段未阅。准备出刊后恢复原稿”。恢复原稿的愿望是在国图实现的。

2013年4月我将父亲一生所存笔记捐赠给国图,这些笔记无论在规模、深度上都超越之前的捐赠。3月我提出捐赠愿望后,善本部的谢冬荣就带人到家里来看手稿,商定了具体的交接办法。手稿入库后不到3个月,国图就完成了全部的电子化扫描工作。以后我们又就手稿的整理使用达成共识。之后,在中山市政府的帮助下,我们申请立项了“国家图书馆藏阮章竞手稿文献整理研究项目”,该项目3年来稳步进展,120万字的工作成果即将发表。

中华书局是有百年深厚积淀的出版机构,此次出版《阮章竞太行山笔记手稿四种》,开拓了一个新的选题方向。这个

选题的创意者郭又陵是原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社长,做过“中华典籍影印系列”、“民国文献影印系列”等一批极具价值的影印书籍,他和善本部合作得非常默契。他退休后到中华书局,得知我在整理父亲的手稿笔记就提出选择部分笔记作为“革命历史文献影印系列”的第一部出版。他原来选择的笔记还有父亲1961年2月到5月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访问墨西哥和古巴的两册日记。因为代表团在古巴期间,亲历美军轰炸哈瓦那机场,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选择社会主义,美国支持的雇佣军在吉隆滩登陆等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很有特点,但后来考虑到选择的笔记内容要相对集中,所以最终定为现在的样子。

在编辑工作中曾遇到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就是父亲1948年3月,在安阳东西积善村所作的《土改记事录》,写在石印本

《资治通鉴》裁开的背面,原书的印色透过纸背,记录的笔迹墨色又偏淡,严重影响辨认,技术怎么处理?我一度曾想过用附加录入文字的方式来解决。我用了10天的时间录音全本手稿,书局的编辑听录音打字。做完之后我感到与影印本的初衷不搭调,但放弃这一册还心有不甘。原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总编辑徐蜀,退休后也在中华书局,是他下的决心将这一册彩印,而彩印增加的成本何止翻倍。我真钦佩中华书局出版家们的格局和胆识,若非社社,这册笔记无缘以影印本面世。

与中华书局的此次合作使我具象地认识了百年老社出品之精良。拿到样书后的第一感觉就是:比原稿还清晰!

国家图书馆在2009年,中华书局在2012年先后庆祝了自己的百岁生日。因整理父亲遗稿,我有机会与这两个机构合作,相信父亲会感到欣慰的。



## 乌镇的小猫

□李彦

一道肥美的菜肴呢?还是在碧波清流中安详自在地独往独来呢?怕也是见仁见智的选择吧。好在上帝是公平的。至清还是至浊,都仅有一次生命。踏入乌镇弯弯曲曲的石板小巷,立即爱上了它的古朴。问路旁站着的几个婆婆,小镇人何以这般明智,竟耐得住寂寞、抵御了诱惑,未卷入拆房盖楼的商业大潮?婆婆们面露得意之色:“我们穷啊,盖不起新房嘛!30年风水轮流转哦。”

导游心地善良,总要挑选当地最干净体面的饭铺招待大家用餐。众人快乐地享受着轮番上桌的鸡鸭鱼肉。我却悄悄渴望着,若能品尝街边小摊上那些各具特色的地方小吃该有多好。

春天带领加拿大教育家来华交流时,也曾遇同样情形。祖国人民好客,总爱用品种丰富的炒菜来表达对客人的尊重。京城四日,顿顿七碟八碗,到了最后一天,即便对中国美食倍感新鲜的老外们也难免倦怠,桌上剩下整整叠叠的菜肴,令人心疼。最后一天中午,我自作主张,把众人引入雍和宫大街一家饺子馆里。店面狭窄拥挤却座无虚席。我点了6种不同馅的水饺,又叫了四碟凉菜,小葱拌豆腐、黄瓜木耳、金针菇等,结果大家一扫而光还意犹未尽。

乌镇的小巷,竹编的蒸笼敞开了盖子,只见一坨坨色泽暗绿的青团,看去颇为神秘诱人。我刚开口询问,“秋天既无麦苗,也无嫩蒿,拿什么东西染成绿色呢?”一位作家在旁急扯我衣袖,于是,在豆腐西施的白眼下匆匆离去,终是无缘。

小巷两旁,一家接一家,摆满了烘烤霉干菜饼的炉灶,摆在铜盆里煮熟的大芋头似乎还冒着热气。见我围着炉灶,探头细看那些一寸大小的霉干菜小饼,旅美作家少君二话不说,掏钱买一袋分给众人尝了。

茅盾故居听说5点就要打烊,于是甩开在“木心故居”里流连忘返的大队人马,踏着石板匆匆赶路。进得二门,尚未站稳,耳畔忽然传来细若游丝的柔声。四下里寻觅,便在天井那片低矮的兰草丛中看见了它。纤巧的身躯,灵秀的五官,灰黄夹杂的花纹招人怜爱。微弱的光芒中,它仰头看我,又一声清晰的低唤。

抬首望去,高堂门楣半开处,大师的半身塑像隐隐可见,却已罩在苍茫中,面目模糊不清了。

正欲迈入展室,小猫竟再次发出呼唤。转身看时,它的目光依旧定定地瞧着我,分明有无限期盼。于是问站在游廊下闲聊的几个保安:“这可是无人照管的野猫?它是饿了吗?为何总盯着我叫唤?”

保安咧了嘴讪笑:“是哩,那野猫和你有缘,带上它走吧。”

踌躇之中,脑中却悄然闪出一句话。方才在小巷另一头长满青苔的“木心故居”里,满墙满壁都是名言,却仅有一句话进入了我的眼帘:“自作多情和自作无情,都是可笑的。”

心中似乎悟到了什么。在悄然降临的暮色中,我拔脚离去。

## 难忘的合影

□傅振举

今年3月5日,是一代伟人周恩来诞辰120周年重要纪念日,这让我想起家中相册里珍藏着的一幅26年前的照片,这是我与恩师天衡公及师母的合影。这虽然是一张普通的师生合影,但却是张意义非同寻常的珍贵照片,正是由周恩来纪念馆在江苏淮安正式开馆的因缘留下的。

记得那是1992年5月的一个初春时节,广袤的苏北平原正从漫长的冬季中渐次苏醒过来,尽管尚有点春寒料峭,但春的气息已在升腾,注定是一个值得人们期待的美好春天。

在这年春季里,经中共中央批准,共和国开国总理周恩来纪念馆在其故乡——江苏淮安正式开馆。一时少长咸集,嘉宾如云,可谓盛况空前。是时,正担任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的当代书画篆刻家韩天衡受请携夫人来到了江苏省淮安市,拜谒瞻仰新落成的由邓小平亲笔题写馆名的周恩来纪念馆。

韩天衡对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怀有深厚的景仰与爱戴之情,在纪念馆面向全国征集名家字画之初,先生即饱蘸浓墨,用其如椽之笔深情写下了诗句:“百年寿,千秋光,永不朽,华夏之民仰首望。”如今,韩先生的这幅手迹被勒碑镌刻在周恩来纪念馆书法碑园,供人们参观。其时,韩天衡还随身拿出一方自己珍藏多年的、周恩来在1946年寓居上海思南路107号周公馆时曾使用过的砚台,并向陪同的地方领导及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讲述了这方砚台背后的故事。

正是因为有了1992年春天这次韩天衡的淮安之行,我才有幸拜识了自己心中一直崇敬的艺术家。其间,我拿出自己的书法习作请教韩先生。先生对我十分和蔼慈祥,悉心指点,使我茅塞顿开,获益匪浅。融洽的氛围,对后学的关爱,遂促使我斗胆向韩先生提出拜其为师的想法。韩先生欣然应允。我想向先生与师母行拜师礼,却被老师一把扶起,并和颜悦色地对我说:“现在是新时代了,讲风易俗,不兴这个,你们就不必下跪叩头了。”

后来,征得韩天衡先生的同意,我于家中置办拜师午宴,席间大家谈笑风生,其乐融融,友人乘兴为我们摄影,于是便留下了定格于我个人艺术生涯中最珍贵一瞬的拜师合影留念。

岁月荏苒,时光如梭,弹指一挥间,不觉已过去26个年头。可我当年拜师时的情景却至今难忘,我更常常想起先生催我在学艺的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断进取。

如今,作为淮安文联工作人员,我亲身投入并积极参与了纪念周总理诞辰120周年系列文艺纪念活动,可谓百感交集,心潮激荡,遂拿起笔,记录下这份缘起于缅怀周恩来而幸遇韩天衡先生的真实情缘。

那个秋日,正消遣般读着一小组诗,读着读着,一句话突然冒了出来:灼热只是瞬间的事。

溷地写诗者众。山水壮阔,草木葳蕤,处处有触发诗情的机关,一不小心,便诗情勃发。年轻时亦着迷过诗,结识过一众写诗的人,稍长,倒读得少了,却一直喜欢。偶尔读谈,受益亦丰。一次受邀去参加一颁奖会,临时叫发言,我正埋头读着本地一本新刊上一些年轻诗人的诗,慌乱间不知该说什么好,边走边想了几句应景的话,又随手从刚读的诗里挑了几句,缝缝补补,缀成了那个发言。未了,主持人说,“哦,这倒新鲜,是好法子。”我惟苦笑,这是在偷懒,要说好,全是那些好诗的功劳。

其实,好的文字、好的诗,无论分行与否,站在哪里,都是好的,与是否发表在某名刊、经过某名编手无关。吾国乃诗国,写诗不稀奇,稀奇只在写得好与不好。

那天读到的一小组诗,是赵丽兰的。这名字我知道,只从没读过她的文字,后来想起,那算是在乡村长大的女孩——说是女孩,其实也已为人母,那就是曾经的女孩了。有次去抚仙湖,众人想去梁王山,亦顺便先去了阳宗,一个临近阳宗海的村子。闻听那里有个古雅的傣戏戏班,一帮傣戏传人,做完农活便聚到一座庙里,戴上面具哩哩哇啦地唱念做打,看得人刹那如在梦中。未了,又说要去赵丽兰家看看,便去了。一个典型的农家。一桌地道的农家饭,吃得人稀里哗啦,许久都在回味。

边读边想,原来她的家乡,那个村子,竟是两面临“海”的——家在阳宗海边,做事倒在抚仙湖边——滇人把湖也叫海。长在那样的山水之间,聪慧怎么都会萌发。这么一想,便觉着,她就该有那样的诗了,那样的诗自然也只会出自她之手。

发于心口的感觉,倒是世界太纷繁了。江湖浊流滚滚,人间需要空明。

那是些干净通透或玲珑的小诗,无玄秘、无话屈,乃至无机巧无铺排,却大有堂奥。我喜欢她诗里那样的吟唱,看似寻常,寻常到如家常言语,那样有滋有味。有时,分明是如蓝天白云般明快着的调子,读着读着,会突然就有一些心跳,或心酸,心慌,甚至心痛骤然袭来。有时,又会在她侃聊般洒脱的闲适里骤然一惊,感到日子沉甸甸的分量,酸甜苦辣的滋味。再往深里一想,哦,生活日子,到底是怎样的呢?

寺门前骤雨。荒草,刚刚够淹没我的小白鞋/靠着寺墙,说一些人间事。说某个恸哭的男人/或女人。我们还说起庄子,吾将曳尾于涂中//刚说到寺门上的一把锁,母亲喊我们回家吃饭了/母亲烧开了水,等我们挖回野菜下锅。寺坎上的篮子/空着。雨后的天空,剩一道彩虹。

预想中扑面而来的轻松,突然转换成苍茫的惆怅。拎着没有野菜的空竹篮回去,母亲空着的锅会不会烧干,甚至烧红呢?我不知道。只“剩一道彩虹”的天空,或也不知道,真不知该怎么好。此时,一切都空着,空得寺门上的那把锁,咔嚓一声锁上,便让我茫然失措,束手无策了!

每次去飞来寺上香,她都要数一数/寺门前的石坎。她想,最高的那一磴/她爬不上去//站在石坎上,她往下看,看着山下下的村庄/有几家的烟烟里,冒着好看的青烟/人间的烟火,飘着飘着,就和天空一样蓝/飞来寺最高的那台石坎,抬头望的时候/也是蓝的。

幼时,那样蹦蹦跳跳数台阶的快乐,谁没有过哇?倒从没注意,炊烟里的台阶,竟和天空一样,和炊烟一样,是蓝的。攀上去,就该能以手触天了。可那最后一级台阶,就那么蓝着,一直地蓝着,蓝到虚无吗?

早年,她睡工厂的硬板床,听追魂鸟/整夜整夜叫唤。她怕,有人提酒而来/将她灌醉,和她争那张,小小的/硬板床//后来,她学会了和自家男人,挤一张床。学会了/拥抱、亲吻、抚摩、尖叫。学会了生孩子,学会了/一个人去医院做人流。再后来,她学会了冷,学会了/左手抱着右手//现在,她学会了,一个人睡在/荒野里。

我不知道,那个睡在荒野里的女人,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学会了在野地里御风而眠?从硬板床到那片野地,路又有多长,多远?只知道,一个女人的一生,在一些玩家手里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香艳卖座,但如今,她只是静静地待在赵丽兰这首小诗里,仅10行。

我很想由此再往里走,往深里走,往命里走,去探个究竟,但一时间,我视线模糊了,迷路了,四顾茫茫,找不到方向……回头一望,世界似乎变得更远了,也更近更蓝了。

灼热从来都只是瞬间的事,一俟燃烧殆尽,便会化成灰,化为无。温和倒更接近我们的体温,属于常态。书画怪杰八大山人似乎也深谙于此,在一瞬的燃烧之后,慢慢滋养那颗心的,只是一些残花怪鸟石鱼。恍惚间,他树一样枯瘦孑立的身影,穿过人世的光怪迷离,于虚空处着落,且以那种永恒的姿态立于淡淡天际与山色共消长。可毕竟,那虚空而又“永恒的姿态”关乎的只是他大过个人化的荣禄与隐逸。

我诧异,怎么会是在读赵丽兰的诗时,想到八大山人。赵丽兰不是“八大”,但亦深谙“灼热只是瞬间的事”一语,每日每时每刻都迎面相撞的倒是温和的寻常,一山一水,一寺一阶,都叫她浮想联翩。她的寻常里,那常有的叫人惊心动魄的一瞬,总如雷声电闪,让人于深悟中兀自惊心。诗意其实就在这样的发现中隐藏着,她一开口,便盎然四溢。

入秋,眼见山里的秋果都一筐筐地摘下来,又一车车地运走了,尔后便光鲜靓丽地蹲在城镇街头,售卖着历经过初春炎夏的所谓成熟,只有不多的几个或早已落在地上,或仍挂在枝头,正思忖着如何把果核藏进即将到来的凛厉风雪,拼着一生的代价,偷渡到春天。

灼热,亦非只是瞬间的事啊。



韩天衡作品

